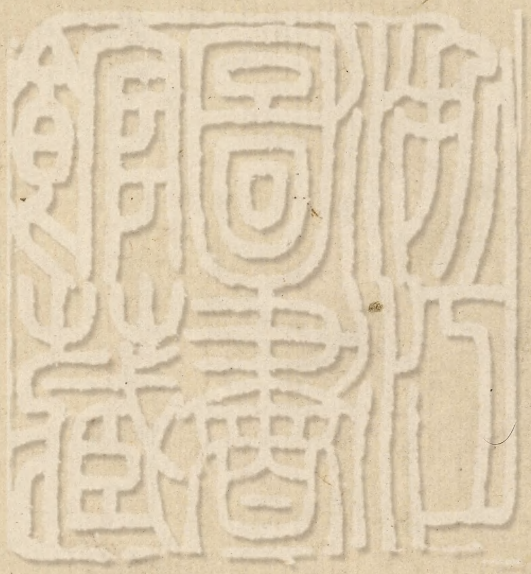
卷七十八至八十二 箴誡銘 書 甲至丁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箴誡銘 揔四十一首

箴二十五

吳興姚　鉉　纂

大寶箴 張蘊古　丹扆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瑞箴 孫林

兵箴 梁肅　太倉箴 李商隱　獄箴 張說

縣令箴 古之商　縣令箴 元結　五箴 并序 韓愈

動靜二箴 皮日休　口箴 姚元崇　視聽箴 沈顏

自箴 元結　行已箴 李翺　暗室箴 歐陽詹

誡八

三誡 并序 柳宗元　冰壺誡 姚元崇　執秤誡

執鏡誡　守誡 韓愈　敬誡 柳宗元

銘八

幾銘 權德輿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 羅袞

櫛銘 盧仝　藏劒銘 潘存實　座右銘 白居易

猩猩銘 裴炎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上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他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

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
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
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
胷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强而治
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
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
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
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
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
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
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
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
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
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扆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宴啓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識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沈酒舉白浮鍾魏叡侈伏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爲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叡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飧斯可戒懼

手詔荅曰 上雖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殷勤草詔還荅亦可謂獎善納忠至矣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

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内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誠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衰昌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鸑鷟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䰟䰟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逾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强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嬴氏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且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遏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爲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

黠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諫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聾下或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瞽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眞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籥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捽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爲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敬爾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丹及魚以之歎息豈無他粟豈無他匊薏苡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逕萬途桀黠爲炭眭盱爲鑪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讌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

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寄束吏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爲士是戒是勗詵詵莘莘率土蠢蠢羣生賢愚中雜眞僞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愼宜恤可畏可敬爲獄則固爲宇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圜土纍纍繫囚求食搖尾見吏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逼隘狹室欹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消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

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秖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咈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慾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屈屈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爲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客箴士異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劒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工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爲其動靜是人禍福爲其噓吸翕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疎難與爲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開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于少之時將求多能奎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奎夜以無爲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益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廖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爲思而思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貢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貿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爲欲則不安爲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

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禄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喧跡無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就緜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皁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爾殛深林雖安虺蜴爾螫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禄食躬雖以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冰蘗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爲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爲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

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曷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視聽箴　沈顏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目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王者咸知其玉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碱砆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僞背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碱砆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碱砆鄭衛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干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妍須媚不能此爲窮賤勿

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爲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行已箴

李翺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謔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爲人無滛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碩人寘寘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

有極昔者趙盾假寐於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符堅竊爲制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愼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强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麑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嗾其搏三年麋出門見犬在道甚衆走欲以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啖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櫪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鬬暴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

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纔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哉

冰壺誡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絜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内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絜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剥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貞與其濁富寧此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先幘緼袍空囊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禄厚官尊固當奢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誡 并序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爲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爲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閈紛競以息故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仰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恐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執鏡誡 并序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

蓋將照姦回之心絶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疑曉光能洞微飭以鞏組匣以珠璣龍遶池臥烏臨月飛傍入四鄰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詮目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爲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爲德紛綸諂媚汨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絜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内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强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

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不足歟蓋以爲不足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倔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緜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望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貢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鄙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强六國既除詘詘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盡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敖

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秖益爲瘉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陰隲下爲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沖用爲工方寸爲爐周行不殆造物何侔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燮贊財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藏之無形山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矣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蘧生可卷顏子殆庶物知至至節宣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糺纆相望其間不見其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酗狡佞訐愎身之八殺背惠恃己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

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思其人
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二銘 并序

羅袞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袞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爲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欖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藏劒銘

潘存實

曾得劒匣而不持或怪之乃荅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仁不可暴

苟好是則利不在鋒鍔矣遂爲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鍊之鋼於愛身也奚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盡者因續爲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慼慼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歧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此外無踈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眞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猩猩銘并序　裴炎

酈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狡形人面顏容端正

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敘歡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煮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托泣而遣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今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或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笥中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彼獸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

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覬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予奚獨悲此諸賓矍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爲座右銘其銘曰

爾形惟猨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以全吾眞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吳興姚　鉉　纂

書一　摠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上崔相公書　劉軻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翺

再上崔相公書　張九齡

上姚令公書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既遇非常

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君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慕義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已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令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遽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

所以爲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喪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答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

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奬擢倍勵駑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楊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既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爲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非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荅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

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楊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厥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

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眞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閤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

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網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關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觚為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衡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

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爲資養聲者藉而爲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浸淫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謇謇匪躬憲官須疾疾嫉惡之人今悉求温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爲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爲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厨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歛糴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糴殆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姦盜之吏生

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黨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爲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爲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爲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勑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歛增最一人與者騰於廊廟嫌者沈淪於草莽欲求其爲惡者懼爲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縻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郤之才選甘傅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恭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袞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其齒髮向衰志力由在遇賢相逢

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其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編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皐蔗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應又早歲獲覩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堙當世長歎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槩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穀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稱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齪齪

備位故身名偕泯未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遺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翺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

高枕不寐靜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勑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爲相以爲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爲相以爲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爲相亦以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皐陶伊尹將何爲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爲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爲邪者終不敢不薦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奬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上崔相公書

劉輒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爲相大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鴟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爲也然而潛是心不爲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陛生有言曰天下安汪意相令屬兒孳新夷泰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啼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爲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爲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爲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

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爲聖賢況當相公首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衰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云云論者見大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公弟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爲章句小說桎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踪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之爲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

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閤下先獻書三卷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若虛其腹如未歠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褒誠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光輝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者伏念挈鉼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或得侍坐於搢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閒事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房魏之相邪目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者爲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

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己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諡以經諱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己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綱紐羅紈之

受

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爲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蓋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耶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一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刑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閭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

受

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之賢聖遏禍於未萌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其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讓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為家惟才行是取何新舊為夫以一家國為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為言孰非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樂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賞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一與長閉此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且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闕於目而可信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為邊垣者朔方為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

過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也比者薮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邊兵無襯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上帝閽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觴禱死貴爲節制猶無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鬬邪今釣怨者既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繫軍者非其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

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某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閤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爲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

吳興姚　鉉　纂

書啓二　揔一十首

論兵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翺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上周相公書　杜牧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蘊

上宰相安邊書　李瀚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韓舍人行軍書　吳武陵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李翺

三兩日來皆傳閤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者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閤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

衣持書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已來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爲意柰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爲事邪自秦漢以來亦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即韓侍中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凡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唯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指麾來臨坐而享其功名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太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

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爲内府囊橐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奉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刻華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玄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腹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儻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踶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爲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卒窮年不離飢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鳥獸附於藪壤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

豈朝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爲國家以郤戎虜乎愚所謂譬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戰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賀公之賓僚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丈素一言可致其籯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粮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唯安邊之未

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奬拔俾爲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奬否則孥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但用與不用也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惟高之

上周相公書　杜牧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

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鈎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手弦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坐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蹤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昨者誅討党羌徵關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粮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所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

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樸樕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實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上司徒李相公論用兵書

伏覩明詔誅山東不受命者廟堂之上事在相公雖鐏俎之謀籌畫已定而賤末之士蒭蕘敢陳伏希捨其狂愚一賜聽覽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雜耳徧徵諸道兵士上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

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似勝則主人引救以爲已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有殲焉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秖令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溵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鄜公抱眞能窘田悅走朱滔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但軍士附者即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

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旨秖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捧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遍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虔死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秖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劍等及長行兵士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兒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胥無犬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筭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干攻之勞坐食租賦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司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

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唱爲亂中義一軍初亦鬱怫及詔下誅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澤潞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須中冬衣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詐語及温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言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已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堡下大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布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階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侮媟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秖郭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倅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秖以張汶之故自謂不絜淋頭竟至羞

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隘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戰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鄰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讎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荅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於圍一城攻一堡刋木堙井係纍稚老而已必不能背二十城長駈上山徑擣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秖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三齊浜青）宣潤二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粮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堉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那

州名爲就粮山東粮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弦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弦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王攸常鎮勳州王壁城（今絳州稷山縣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言劉楨終不能取貴欲速擒免生他患昨者北虜纔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即日敢亡儻使北虜至今尚存汾邊猶須轉戰迴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又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旁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伏聞聖主全以兵事付於相公某受恩最深竊敢干冒威嚴遠陳愚見無任戰汗某頓首再拜

上宰相元衡弘靖書　林藴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藴亦竊被教化忝在陶鈞之内四海安乎某則與歌虞贊魯之人爲儔苟有妖孽某安敢不隳裂肝膽爲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爲淮西兇黨侵犯疆鄙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朝某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爲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爲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爲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

誅可不偉歟某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强不與恒鄆兩軍掎角相應此皆腐儒豎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爰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四三所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强則陳許安得而弱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以經相公心矣某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秖二十里北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疆而天兵弱邪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恥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闇齋盜粮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此者行營師徒皆役錫賚納於將訃饑寒加於士卒

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奬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茅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絶常鄆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劒不日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薦論本使程儀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儀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心

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羣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庸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宣某再拜

上宰相安邊書　李觀

維初乾之精坤之靈播五行爲五常而人得之離四氣爲四方而蠻夷胡貊得之五行合而成至和故宅中四氣偏而爲匪人故在邊是亦太極造世之智玄黃冥成之心者乎聖人乘五行而允釐作九圍而外之五帝三皇禹湯已來不聞深入之征不紀薄伐之師殆繇鴻庬之風未甚流沖漠之澤未甚醨周秦之間天下始勞前有涇陽之侵踵有長城之徭周人逐之而已不常爲心秦人罔知天命連兵而謷謷至於逆三靈掊生人元元蜩蜋魁傑駿奔始圖備胡之術卒覆守邦之人秦之事萬祀鏡哉漢孝武承業之盛

負才之雄隘函夏鮮黎蒸將郭窮荒而寓鄰揚威四臨霆發電流歷載五六功患相儔誓詘慮殫兵老費仍干時乃交和親之問深奔命之勤然已天下懸罄君臣與謀遂有鹽鐵車船榷酤六畜之租興危矣哉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何苦如是哉矧乃乘秋之虜常存托虜之賦不除漢之事亦萬祀鏡哉噫惟皇唐操璇璣馭民而統天將二百齡朝更九聖運開中興縱橫六合上下天淵蚩蚩之倫莫不被仁獨大戎跳梁滑我右陲儒之策曰脩親武之議曰宿兵和親則易攜宿兵則厚亡九聖之君前後病之然屬三方又安悉力一隅則右臂可斷六贏可俘太宗玄宗之時也厥後內寇數動國家一罷虜滋新謀士失舊封伊頃迄今有加無瘳豈負鼎鼐折衝之資推轂無封疆之忠志士仁人是以累息而長歎且周曰猃狁秦曰胡漢曰匈奴然實非二蓋隨國而名之於今則曰吐蕃則正居庾方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觀今不能制也信矣斥之則何宜橫戎所向不

廣千里扼盜之衝不越十處擇一虎臣練萬虎賁使制得自專權得自縱夫兵有專制則畢力將無分權則成功是則陰山可復泣虜陽關可復隔戎何邊之不安焉今聖人朝在明堂晚在諸宮左右進退焉得知安邊之要哉雍熙大臣苟以小者近者爲懷不遑復思崇九廟之原哉且國家思復三方之民得以養之區區然如懼不周而忿生然寒卒饑徒終自有之愚竊恐戎無郤年矣邊無安期矣財有盡朝矣何者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攻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郤年矣夫戰陣多將則勢離攻守多將則不支以其勝不得盡有敗不得獨受故也至今聞有築城於虜蹊遷民於虜濱城適罷而寇窬民未居而囚拘彎弓者郤行蒙甲者退趨此所謂邊無安期矣且虜不可以無兵而威兵不可以不戰而歸故明主得下征蒼蒼之產將軍得外娛悠悠之師此所謂財有盡朝矣然三患始萌一言尚平欲戎之可郤也不

願多分節與人願擇一人敢以近言之則開元朝哥舒翰之將是也欲邊之可安也不願歲更四方之兵願因其兵敢以古言之則漢鼂錯之策是也欲財之不盡也不願衣食供給山東願開邊田敢以古言之則趙充國之奏是也此則兵不得娛無功虜不得候相縣國不得殫下民胡不謂甲周漢之策範子孫之謀哉又竊觀與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烟然聞蒸報且數會牀無厭而人主必遣使使必備珍得無費乎得無勤乎不知將尋鄭人伐胡之義復採賈生五餌之言邪愚竊以為無知之俗不可以歲辱大命天子之使不可以日臨穹廬是手足倒懸夷夏相侔復何以南面而聽天下穆穆然而觀諸侯愚敢以棄同即異而言且定西之危有若前之說申北之恩有羈縻之文不願國家曠兵于茲汙命于茲斯者皆巖廊之亟屎旒之虞而屑屑狂夫亮違孔父不謀之經庶陪公車敢諫之儔併委輅輸求試屬國之官而後觀焉某再拜

上澤潞劉司徒書　杜牧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攉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諜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獨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蒲鍼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絶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況席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蕃趙伏用齊卞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族矣疆上籍口探出儲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搖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爰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録躡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信大國家復之於將軍雅亦無與爲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穉側肘趙彼三虜屠囚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衛尾

交頸各蹄千里不貢不覲私贍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氾水東縈太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此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實信義知機便多策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內等子弟一身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爲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謹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爲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喧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負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爲將軍始若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走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

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知甲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尚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廟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牢之二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冤之符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忍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爲事非在矜伐邀引爲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牢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覩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棄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

罹悉死伏鈇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某功論功則曰捨某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虎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始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秩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蟆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遂突我廬壽燔剥我梁宋天子以蟣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三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

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翦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表於韓韓侯屍其族而藉其有無且二賊齧壽春啗頳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太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輜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勳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勠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朝廷命將自數十百年未有此重然始命之重而終責之固重矣今丞相主也刑部以宣慰爲名乘生殺之機制善敗之略獨在閫下閫下可使諸侯盡附餘寇必誅以快天子之心哉若曰吾獨主降者與其縣邑耳則是一王官之事又非相國與朝之大賢所宜降也若曰吾將以法令齊之則是韓弘之法令嚴肅已過不可加也若曰吾以闕庭之威劫之俾諸將懼而前鬬則在下數行之語決行之耳又不必躡踵而推搤項而驅也若曰吾親視其師有不用命者則奪其符而易置幕府則宜有素定不可臨事而待閫也若曰吾將將彼三將督進六萬以誅寇則其軍各從其帥帥之命也吾未嘗撫循其人又將何以結其心而求其死哉獨曰賊重吾德義必來降此蓋萬一也脫不如言其將何圖嗚呼國之理亂在此行矣得其畫則兩河不足平河湟不足復失其策則天下之事自此繁矣豈不惜哉丞相尊重素狎武陵之言輕而不能盡行時

益恐不盡願梗概其言於閣下夫兵機若神應事立斷千里之外必待奏聞而后行事亦變矣誠願丞相宜密請勑言事無巨細行而後聞又宜奏取中人嘗所不快者爲監軍以一之即歸素所快者於內爲吾地則用陰符五賊之術以傾諸侯即復出絹八九十萬以賞給士大夫誠然矣則孰不爲丞相之人既獲腰領則以朝命命三將爲三陣既定則明斤候擊牛高會潛授緣邊諸將以實期又公以三期紿賊令辯士持一函書賜元濟及其將士以全活彼必降矣適不如料則一日快進必次於城下此大略也夫臨機制變又何可數昔司馬宣王征孟達則八道急攻征公孫文懿則捨其銳而趨其虛緩以撓各從其利也夫禽之制在氣顧吾之法令何如耳昔蕭王以千人劉祫以二千五百人是皆立鴻勳成大業矣夫就世務者在結人心結人心者在吾所以張其形勢也方聞紀綱之僕者三百人軍令苟行亦足以塞諸侯之望奪羣寇之心歸六萬

人之志矣使賊不爲則已爲則必決死於一戰以延其命願閣下無事迫速愼出令拔奇士而已昔先主所以分蜀而帝者獨以長短之權傾曹公耳誠使諸侯以嚴暴吾以寬厚收之諸侯以殺戮吾以禮義懷之彼有所短吾見其長彼有所乏吾施其餘則事何不濟功何不成書不可盡意當面策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杜牧

某啓伏以聖主垂衣太尉當軸威德上顯和澤下流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星辰順靜日月光明天業益昌聖統無極既功成而理定實道尊而名垂今則未聞縱東山之遊樂後園之醉陽惕若不足兢兢而如無豈不以邊障尚驚殊虜未殄防其入寇猶須徵兵伏以迴鶻種落人素非多校於突厥絶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萊之實白髮驪駢之騎凋耗已無潼酪皮毳之資饑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今者度虜之不出者有二時去時來徊翔不決必有所在西戎已

得要約伺其氣勢同為侵擾此其一也心膽破壞馬畜殘少且於
美水豐草暖日廣川牧馬養習以俟強大此其二也今者徵中國
之兵與之首尾久戍則有師老費財之憂深入則有大寒疫墮之
苦示戎狄之弱生姦隙之心今者不取恐貽後患敢以管見上干
尊重自兩漢伐虜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
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
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爾此所謂避虛
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於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
邊浩請討之曰蠕蠕恃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
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
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
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
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
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産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

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慮深入恐有伏兵勸帝停止不追浩先勸窮追之不從後聞涼州賈胡言若更前行三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以某所見今若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與涿邪之遠近十不一二校蠕蠕迴鶻之强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於枕席之上翫寇於掌股之中軌轠懸缾湯沃晛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今冰合防秋冰銷解戍行之已久虜爲長然出爲意外實爲上策議者或云北取黠戛令討迴鶻伏以黠戛起於別種超爲可汗必是英傑天時必助賢材必用法令必明滅迴鶻之後便是勍敵況示之以弱必爲所輕今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諸侯用命年穀豐熟可以瘞玄玉於常山孑遺人於河壠顧茲疲虜豈遺子孫伏惟太尉相公文德素昭武功復著畫地而兵形盡見按瑣而邊事無遺唯一指蹤即可掃跡昔漢武帝求賢也有上書不足採者輒報罷去未嘗

罪之故能羈越臣胡大興禮樂今大尉與仁聖天子同德有志之士無不願死伏惟特寬狂狷不賜誅責生死榮幸無任感恩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

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焴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吳興姚鉉纂

書三揔七首

論易一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論禮二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論國語二

重答杜君書 王績

與呂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論制詔一

答楊湖南書 權德輿

論書一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氷

與劉禹錫論易書 柳宗元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以爲新奇彼董子畢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也老陰數六也二者皆變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而塗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也則見畢子董子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

三易者則諸若易者則諸若曰孰與穎達著此說乃穎達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說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王績書　杜之松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爲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廬人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眞高士何謂生僕遇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鍾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玄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相德薄五行無疑睢夸故人一來何損蒙借家

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爲銓釋也遲更知聞杜之松白

重荅杜君書　王績

月日佐吏楊方至奉報書兼枉帖垂問家禮喪服新義五道度情振理探幽洞微誠非野人所敢酬析但先人遺旨頗曾恭習雖困於荒宴猶憶於異聞謹因還使條申如左夫三年之喪情禮之極有正有義因事之作也正服之縗三升而已至於義服加其半焉豈非義有離合之理情無遷奪之法然親尊罔極冠絰可均切至或殊縗如其半微以見志有何怪焉至如父爲嫡子獨施斬服蓋以所承者重情寄者特非惟親親且尊尊也至於庶子已不承尊雖有長子無預祖禰不爲服斬義亦可知但古之君臣有國有家相承繼體血祀長存大宗小宗較然有別繼祖繼禰由茲可推故曰天子不絕國諸侯不絕家貴人之宗也故別子爲祖父繼之爲

大宗此百代不遷之宗也已父爲禰兄繼之爲小宗此四代則遷之宗承百代之重且得不爲其長子斬乎爲四宗之祖亦得不爲其長子斬乎唯繼禰之弟無預祖禰庶子之義施此而已自秦漢已來家國道廢雖有其禮將安所行違乎晉末中原大亂骨肉至親尚不相保祖禰之序知何以明故僕先君獻公因事起義欲使無逆於古且令可行於今以爲今之封爵頗存古號雖無其實而尚有其名故以始受封者猶古之諸侯諸侯之庶子即古之別子也別子之庶子即古之小宗也雖國破家亡朝遷市變譜牒存録宗次可推咸可一依古體行之私室至如兄兄耕者悠悠黔首族姓猶不能自辨何暇及於宗庶之事乎此古之先王所以不下禮於庶人也有何不可而乃疑乎至若夫妻之道誠爲義合而家道之睦斯爲首焉故傳曰妻至親也一體之名均於天性故妻之於夫也其服曰斬蓋移於父母之重焉夫之於妻也朞而有杖則踰於兄弟之功焉前賢往達曾無異議故曰妻者齊也一齊而不易

如至失禮而出違妻之道終喪而嫁棄婦之義也違道棄義又何述焉苟全道義則天親也天親之服有何義乎列之正服斯爲當矣此先君獻公探記傳之旨明後來之失敦人倫之源睦伉儷之道也夫何痛哉明公又云君臣夫妻俱以義合而妻爲正服臣爲義服則君臣之際不如夫婦之情乎斯不然矣何者夫禮有以情作者父子夫婦之類是也有以義作者君臣之類是也情義之極俱終于斯此其無升降明矣但禮之爲用緣情以至理因內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節凡聖之所異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執夫父以正服也理者義也此臣妾所以存大節而申君主以義服也故夫正義之作殊情而共禮也孰謂君臣之義而謝夫婦之情乎孰謂夫婦之情而厚君臣之義乎古之君子嘗度情以處斷義而行矣義可奪情衛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義官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義殊也情義均也故情義

之服有正焉有義焉正義之禮無厚焉無薄焉此妻爲正服所以無害於君臣臣爲義服所以不傷於夫婦有倫有要夫何稽疑至如三殤之服禮有明文鄭與王杜各申本見由茲紛雜後莫能定然詳諸記義王杜爲長某昔在隋末嘗見諸賢講論此矣近者家兄御史亦編諸賢之論繼諸對問今錄此篇附往幸詳之也至如衆子服朞其妻小功兄弟之子猶子也其服亦朞先儒以爲其妻亦小功惟王肅以爲喪服之例旁尊皆執明公以爲重於子妻之服失禮之差此則袁準之義也夫禮雖緣情亦爲義屈故從無服而有服者亦何嫌乎兄弟之子妻越己子之妻乎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致之故不嫌於與己同服矣旁尊不敢以壓降蓋避正尊而自執也故不嫌於越己子之妻矣輕陳末學豈能詳究又於楊方奉口處分借王儉禮論門庭所蓄先無此書往於處士程融處曾見此本觀其制作動多自任周孔規模十不存一恐不足以塵大雅君子之視聽也尋問儻獲當遣祗送王績曰

與呂道州温論非國語書　　柳宗元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眞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彊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庬好怪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閱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

可忽邪故思欲盡其瑕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辭者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摭前人邪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耳今吾爲是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言況不及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猶是罪余者曰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某再拜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于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

也拘囚已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煩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者累月方示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沮塗若蝡蛭然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賴世之知言者爲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邪是足下之愛我厚故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汚簡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宗元頓首

荅楊湖南書

權德輿

使至蒙惠寄制集序發函煥然盈耳溢目弘麗博厚坦夷章明如黃鍾大玉慶霄天籟奇采正聲鏗鏘照燭眞可謂作者之表方駕古人欣歡駭悚詠歎無斁甚盛甚盛但根本不稱奬飾非宜以此爲雄文至鑒之累如何如何書命者古先哲王之所以發德音而賦百職也在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書曰誕告萬方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故君陳君牙畢命囧命之作皆直而文簡而誠含章而不流漢廷亦云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其重如是而鄙人忝焉使盛聖之文明不登於典謨訓誥罪在菲薄其敢逃責於多士邪昔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雖竊知之之道而職命所拘不能不俟終日而勇退日踐復行之過至于九年暴于四方爲所觀笑此所以慙愧於古人也亦思人生世間當志於遠者大者豈數數然損精耗神攘竊文字而猶力不足意不逮雖三益直諒之道久廢獨不愧於心乎昨休沐之餘愚子呈閱且以有大

朝中外之授受士友遷除之歲時遂不計研虫相從以類初不敢以制集自命但全其文而已因其猥多分列卷第又靦然以序引奉煩者誠以承眷之深而心仰雄伯使夜光冠於魚目永爲子孫秘藏非敢效太沖三都而求玄晏發之之道也及覽鴻麗之作無非逸言追思內訟已無所及使鄙人涉弊帚自見之患陷作者於玉卮無當之嫌一不敏而相交喪何可言也伏以門中忠節敘述周詳因小生之無似揚先德於不朽伏讀感咽何階仰酬結於肺肝没齒無極又德音宥密皆出自中禁而西掖所掌止於命官今序中所言需王澤燭幽滯振刑典申肅殺揄揚弘大務極其言則虛美之中又爲虛美所奪盡去過談方敢受賜耳故吏部李員外三丈寓書於柳秘書求爲後集序此賢達所不能忘懷也但侈言失實如楚越之相遼異時見譏於通人則復爲累亦輒爲閣下良規非止於自謀也在曹許公範二紀已來過於賞愛鄙人每以逐臭泥之今又遇閣下此作素多昧理忽復自疑幸無泥於

眷私而滅裂公是是所望載之再拜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鬢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束爲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茲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

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望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書四拾一十首

論史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柳冕

與馬植書劉軻

論史上蕭至忠書劉子玄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王績荅王績書陳叔達

荅韓愈論史官書柳宗元　荅皇甫湜書李翺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柳宗元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元稹　荅元稹侍御書韓愈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

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絶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爲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爲褒貶盡聞見以爲實辭舉凡例以爲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所傳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爲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即起堯典稱樂即美韶武論詩即首周南修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相莊逶迤陵頹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篡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言自以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敘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不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敘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

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當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與知春秋之可與則君子乎哉宇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與雖道有汚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爲經動而爲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大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爲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爲難爲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鍾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爲難文之爲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鉉黃外飾直索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友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邪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愚忌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有恨羣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遲罷又不相處雖素尚蓄積竟未得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嗛嗛於內若飲者實滿於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以爲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不止望欵叅千上誓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志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鴻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邪蹶然而恐震駭且久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

人矣噫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彬亦南沿湞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爲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某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無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座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爲駕說之儒曷若爲行道之儒邪貯之於心有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邪徒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自以爲商偃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爲遷固此愚所以憤悱思欲以聖人之爲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譙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茅君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

贅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又從而明之者若出井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爲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者豈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淬磨其心亦天也是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瞽吾目然后國語刖吾足然后兵法抵宮刑然后史記邪予是以自忘其愚瞽故有三傳指要十五卷漢書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孟三卷隋監一卷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鼓吹於大君之前曰眞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昭明矣某其如何有知予者相期不啻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以謝知己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爲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邪又自史記班漢已來秉史筆者予盡知其人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尹敏伏無忌邊韶崔實馬日磾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國志有若衛顗繆襲應璩王沈傅玄茅曜薛瑩華覆陳壽言晉洛京史有若陸機束晳王詮詮子隱言江左史有若鄧粲孫盛王韶

之檀道鸞何法盛臧榮緒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蘇寶生沈約裴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何之元劉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言十六國史有若崔鴻言魏史有若鄧淵崔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模李彪邢巒溫子昇魏收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臺卿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藥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棻岑文本言隋書有若王師邵王胄顏師古孔穎達于志寧李延壽言皇家受命有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子翬之楊仁卿顧胤牛鳳及劉子玄朱敬則徐堅吳兢次而修者亦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子雖無聞良史至於實錄品藻增損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董史之遺直者邪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冗闕掇拾衆美成一家之盡善有若採對非者無以下體衣狐裘

者無以羔袖言不多乎哉以爲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嗣宗嗜酒當時以爲步兵校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尸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哉傳不云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邪此存之所宜動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匡廬之下猶有田一成耕牛兩具僮僕爲相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立固不失谷口鄭子眞耳敢布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蕭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訝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

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傳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録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匪詳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齻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絶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涵毫而搢紳咸見夫孫盛實録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

飾主關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意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揔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務也屬辭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墮須等某袠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僚人懋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

布懷知已歷詆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耳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
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
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察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緒爲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
豈連城之珍侯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
右蟬榮冠東省掌垂貂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
瑣步頓生光豐屋華榱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黎藿而移交
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
風得全箕潁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遥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接
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
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孫
方復固其緘縢嚴其扃鐍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尚城嘗典

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懵然自失誠恐持郤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劌之音歷堂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縢致誚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苟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謹依高旨繕録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敘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

彭鳳

由然也自微言泯絶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奪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絶會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與有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霑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閒耳目者舊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禄爲榮談陳國紀者以徂譎爲能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立且咸寢而不記貪救寫其祖父冠冕

亂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辭記室及賢兄訪城常悲魏周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學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成敗否泰目所親覩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隨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黜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答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

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尤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内廷外衢而已邪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禄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斷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

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

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答皇甫湜書　李翺

辱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烈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已下亦

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証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踈數在辭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炤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彩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

下視僕敘高愍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邪仲尼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荅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藉若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古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施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眎勞爲諒也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史

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弟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言大將軍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疑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某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濟實中隱于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爲賞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慮不得免乃僞瘖其音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首來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

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謁拜之受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耎者之所不爲蓋悱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爲鴛爲鷺世變則爲蛇爲豕爲徯爲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烈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注記闕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保崔太傳皆爲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逢既長耕先人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

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於吏職某聞風旣久因與之遊逢毋寃其父之名不在于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生僕短馬疲言約行孤將不爲驕闇之所排則權力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某游願得所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旣而自思淬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也然誚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某再拜

答元稹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識安禄山必反即詐爲瘖棄去禄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污禄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跡存諸史事足下以抗直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喜事益堅微之乎子

眞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爲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八十二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22991
一九　年　月　日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